



● 作者/Elbridge Colby ● 譯者/李永悌 ● 審者/丁勇仁

西太平洋拒止戰略

A Strategy of Denial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取材/2023年3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 March/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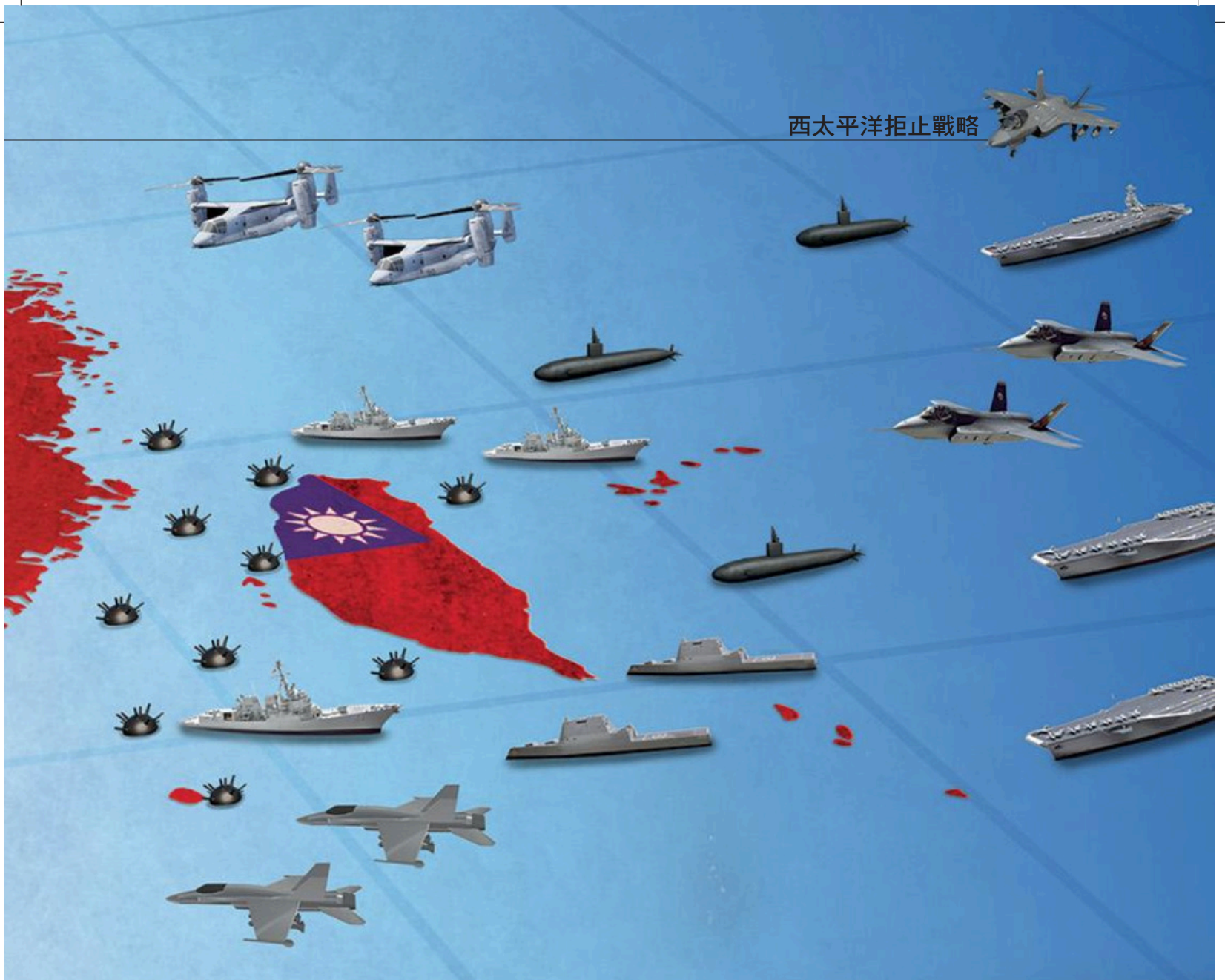
中共企圖稱霸印太地區——其所造成影響將嚴重損害美國的安全、自由及繁榮。唯一可行的戰略，就是拒止中共達成此一目標，而海上軍種(Sea Services)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美國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脅來自中共稱霸亞洲，進而占有超過半數的全球經濟，危害美國人民的繁榮、自由，甚至安全。此種恐懼並非僅出自臆測。北京正試圖成為亞洲區域霸權，一旦成功，將極有可能取得能直接介入美國人民生活，並對其施加霸權影響力之全球優勢。

因此，在國際體系中，中共的亞洲霸權已成為對美國利益最根本的威脅。為避免產生此後果，美國政策必須排定優先順序，惟進行時必須考量此一至關重要但尚未真實存在的利害關係，與美國人民為此承擔風險與代價之間的關聯。實際

上，這有賴加入反霸權聯盟(Antihegemonic Coalition)的亞洲國家共同合作，該聯盟係以拒止北京對此區域取得主導優勢為重心。

美軍在此戰略中扮演核心角色，而這與某些評論認為軍事層面在此多變局勢中不甚重要的觀點恰好相反。這是因為北京若不訴諸軍事力量，就無法主宰亞洲。儘管中共擁有龐大且不斷成長的經濟，以及其他非軍事的影響力，但卻逐漸發現其難以運用影響力，使周邊鄰國接受此種實質上的附庸關係。中共之所為結果大多適得其反——由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及臺灣之反應即可



見一斑——儘管中共侵略性與日俱增，其聲望卻(正如全球性意見調查所示)已大幅滑落。¹

不幸的是，中共還有另一項選擇：軍事力量。與經濟制裁不同的是，果斷直接的軍事力量，能迫使其他國家真正做出違心之舉。

聯盟：戰略重心

由於各國將面臨似乎合理可

行的替代方案，一旦中共能對周邊鄰國取得足夠軍事優勢，便有可能說服各國接受其霸權。而北京運用此種優勢的最佳方式並非一次挑戰所有潛在對手，而是採取聚焦與循序戰略(Focused and Sequential Strategy)來對抗因反對中共而集結，並試圖瓦解或癱瘓中共的反霸權聯盟。

北京的重點在於打擊聯盟重

心：對華府願意堅定捍衛各國承諾的認知。亞洲國家唯有相信華府能夠並願意與其並肩作戰，才會認為冒必要風險以遏止北京野心為明智之舉。若無此信心，相關國家會擔憂遭受中共的孤立與懲罰，而有可能與北京達成協議。若北京能以此方式離間夠多國家，就能在不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下實現區域霸權。的確，鑑於亞



2022年5月，美海軍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安納波利斯號(USS Annapolis)於關島阿普拉港(Apra Harbor, Guam)裝載Mk 67潛射機動水雷。美海軍水雷可立即強化臺灣防禦作為，拒止中共海軍的制海行動，以及共軍於臺灣海峽投射武力的能力。(Source: USN)

洲各國對中共實力有所顧慮，以及認為博取中共好感有利可圖，北京可能無須進行多場——甚至任何一場——戰爭，即可獲得區域主導優勢。

拒止防禦

為避免產生此種後果，華府必須確保在第一島鏈(包含臺灣)實施有效的拒止防禦。拒止防禦源自美國地緣政治目標的軍事戰略，其目的在為美國盟友提供足夠防禦，使其認為挺身與美國共同對抗中共為明智之舉——進而防止中共主宰亞洲。若美國此軍事戰略能夠成

功，聯盟則會堅持立場，並抵制北京分裂聯盟的企圖。甚至更有利的是，北京可能會因見到此種力量的存在，而自始即不試圖瓦解聯盟。

臺灣在此戰略中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實際上，華府在亞洲的可信度與臺灣的防務息息相關。北京一旦攻下臺灣，將可突穿目前限制其投射軍事力量的第一島鏈。正如近期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向美國國會提出的中共人民解放軍報告指出，中共的「軍事戰略以準備美國涉臺衝突做為主要重點」。該報告還

強調中共海軍艦隊擁有340艘艦艇，空軍擁有數百架第四代戰鬥機，還有龐大先進的常規飛彈部隊。² 因此，若美國與其盟友能阻止中共攻占臺灣，即可保護美國其他的亞洲盟友，使聯盟屹立不搖，並阻止北京謀求區域霸權的野心。

具體而言，拒止防禦戰略產生的最低軍事標準，就是能阻止中共攻占與控制美國盟友的關鍵領土——實質上亦即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政治與經濟區域。一旦中共無法攻占與控制相關區域，就無法對意志堅定的盟友施加足夠的脅迫壓力而迫使其放棄聯盟。由歷史與邏輯可知，一旦事關國家獨立與自主，即便面對轟炸、封鎖及襲擾，大多數國家都會準備堅決抵抗，尤其是相信救援將至時更是如此。極為重要的是，此情況創造出美國盟友對中共遂行前進防禦的需求。

替代戰略將無法奏效

美國與其盟國的替代戰略將無法奏效，若嘗試執行，將導致付出的代價遠超出美國人民的利益。例如，以大規模率先使

用核子武器作為威脅，來擊退入侵臺灣或其他盟國的中共，就是完全不可靠的構想；北京不太可能相信華府會堅持到底。若美國如此為之，則中共將可能以核武反擊，如此一來將使美國滿目瘡痍，且無法逆轉中共戰果——這完全算不上是好戰略。

以成本強加(Cost Imposition)或橫向擴大衝突(Horizontal Escalation)做為主要依據的戰略，也不太可能奏效。此類戰略強調讓中共付出代價，例如透過封鎖與攻擊等措施破壞中共在第一島鏈以外之利益，其目的在說服北京讓步。明確地說，這些措施可成為遂行拒止防禦時不可或缺的，或是具有效果的要害，但此並非美國與其盟國主要的努力方向。

由於北京重視對臺作戰勝利的程度，幾乎肯定高於其在第一島鏈以外諸如南亞、中東或拉丁美洲等地的利益，故橫向擴大衝突不太可能奏效。而依賴封鎖的戰略亦可能囿於某些因素而無法成功。就軍事層面而言，若美國與其盟國不在前方對抗中共，則共軍將可適應遠距封鎖的挑戰，並在一段時間後使該戰略失效。此外，依賴封鎖的戰略實質上將允許中共任意攻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盟國，進而增加讓這些盟友退卻與使聯盟——華府整體戰略的重心——失敗的機會。

即便封鎖能有效實施，也不太可能會成為致勝的主要機制。中共擁有龐大經濟能力，可承受禁運帶來的諸多影響；中共似乎確實正透過諸如雙循環(Dual Circulation)等措施強化此種能力。³ 同時，北京可透過利用包括俄羅斯、中東各國，甚至歐洲部分地區表示同情或欲牟取暴利的第三方，



美陸戰隊官兵於日本進行演習期間，於叢林深處的植被中以武器瞄準目標。美陸戰隊的《2030年兵力設計》作為已正確著重在未來拒止戰略將會運用的能力。

(Source: USMC)

來降低此類封鎖的效力。此外，中共以強烈著稱的民族主義將使其願意為了在臺海衝突中獲得勝利而忍受諸多痛苦。

最後，由於對中共發動全面性經濟作戰時無法可靠地兼顧軍事戰略要求與美國人民利益，因此對美國而言是相當不利的戰略。此類行動將招致北京採取相同方式回應，進而對美國人民生計造成毀滅性後果。此外，由於未提出明確的終點與設定衝突升高的界線，此種戰略會將戰爭轉變為忍受痛苦的競賽，而在臺灣及西太平洋，美國極不可能於此競賽中勝過中共。

惟許多海軍至上主義者認為橫向或成本強加戰略頗具吸引力。對此類戰略倡導者而言，海軍及其相關部隊具有全球規模、機動性，以及能威脅海上貿易等屬性，因此何不根據這些屬性制定



2021年12月，一架中共殲15戰鬥機降落於遼寧號航艦。
拒止防禦戰略要求於第一島鏈以內制壓或擊沉中共海軍
部隊。(Source: Xinhua/Alamy)

國家戰略？但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軍隊必須符合國家戰略需求，而非反其道而行。美國需要的戰略是前進拒止防禦(Forward Denial Defense)，此戰略可防止第一島鏈周邊的美國盟友向中共屈服，使美國人民承受的代價與風險小於重要利益。倘若美軍不符合此種戰略，就必須進行調整，甚至有必要進行大幅變革。

惟在此必須強調，前進拒止防禦並非靜態、毫無創意或固定式的防禦。該戰略重點在於達到以下標準——拒止中共收服美國盟友的能力——而不是律定如何達到此標準。的確，只要能實質有效地協助達成前述目標，前進拒止防禦即能符合非正統、假想及非線性的軍事行動與兵力結構。該戰略能符合許多不同的軍事行動方法，包括：高科技與低科技；海上、空中、太空、網路空間及地面；長程及短程等。若海軍水雷比長程極音速飛

彈更加符合標準，則將採用海軍水雷。惟反之亦然：若必須以新的方法使拒止防禦奏效，即便要犧牲寶貴的舊有載臺與作業模式，亦在所不惜。

對美海軍與陸戰隊的影響

拒止防禦戰略對美海軍與陸戰隊將有深遠的影響。

首先，必須重視中共的威脅，不僅不能等閒視之，還必須重整美國的海上軍種，使其有能力承擔大部分第一島鏈沿線的前進拒止防禦任務。由於西太平洋與該地區後方的戰略縱深(從美國的角度觀之)屬於海洋環境，這點因而顯得特別重要。因此，美海軍——在前線、縱深及支援作戰等方面——至關重要。值得稱道的是，美陸戰隊正依據《2030年兵力設計》(Force Design 2030)適應此一現實，該準則明確要求重整兵力，以應付中共迫在眉睫的威脅，同時亦符合拒止防禦戰略。特別是，一旦《2030年兵力設計》實現後，將可提供強大而有韌性的前進配置鈍化層(Blunt Layer)——這不僅能對北京構成軍事與政治上的挑戰，還能強化盟友對美國實力與持續戰力的信心。也就是說，鑑於中共構成挑戰的規模，美國海上軍種必須致力將其兵力、態勢、計畫及願景，與空軍、陸軍、太空軍及重要盟國——特別是澳大利亞、日本及臺灣等相互整合。鑑於中共幅員遼闊且實力龐大，美國根本沒有足夠物資優勢可用來進行不必要的重複配置或無關作為。

此外，美海軍與陸戰隊必須立即全面執行澈底的任務優先排序。人們常說中共是長期的問題，但此說法有所誤導。唯有美國在短期嚇阻或擊敗



美海軍與陸戰隊將肩負起臺海拒止防禦的大部分責任。2022年5月，美海軍軍令部部長吉爾戴(Michael Gilday)上將與陸戰隊司令柏格(David Berger)上將出席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Source: USN/Sean Castellano)

中共，中共才有可能成為長期的問題。正如罹患急性心臟病：能使其成為長期性問題的患者，才是幸運的患者。而欲使其成為長期性問題，通常必須先採取緊急、激烈的措施，例如植入支架，接著才能專心致力於長期的措施，例如改變飲食習慣或運動習慣等。同樣地，美國必須在短期內確保其在亞洲地位的安全穩固，而不是僅為長期的戰略競爭進行準備。正如欲獲得馬拉松長跑的參賽資格，必須先完成短跑衝刺。

而未來十年北京可能發動攻擊的原因很多。⁴ 最為迫切的原因就是「許卡特空窗」(Shugart Window)——該評估認為經過一段時間後，就相對軍事優勢而言，中共可能會判定2020年代為其奪取臺灣的最佳機會。⁵ 其他因素則指向習近平個人的算計，以及其在任內解決臺灣問題的明顯意圖。還有部分人士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可能衰

退，這增加了北京在經濟出現疲軟前採取行動之動機。無論如何，北京目前已明確得知有聯盟與之抗衡，並且斷定若不採取行動，中共未來的經濟成長與安全將問題重重。此種恐懼並非僅是猜測。的確，拜登政府有越來越多的文(武)官員一致表示，北京已將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表提前，壓倒性武力是北京的最佳戰略，而入侵已成為明確威脅。⁶

這些不祥預警已讓海上軍種無法按兵不動地專注進行現代化。十年前北京攻臺尚無希望時，這可能是合理的立場，惟目前此情況已不復見，臺灣防禦能力已日漸受到質疑。美國現在須盡全力確保美軍完成準備。

惟美國海上軍種也必須為未來進行現代化。美國不能只著重眼前的成功，而使自身準備面臨長期的失敗。因此，美軍目前必須確實做好擊敗中共的準備，同時為未來戰爭進行現代化。鑑於改變兵力結構與態勢所需準備時間極長，這項現代化作為要求美國國防機構必須迅速採取行動。

優先要務

瞭解優先對中共遂行拒止防禦的意義至關重要。這代表不能冒險，也不要陷入窘迫的境地。相反地，各國必須付出額外努力與必要資源，才能確保拒止防禦可行。在此沿用先前的比喻，正如同罹患急性心臟病風險者應採取多種預防措施避免心臟衰竭一樣，海上軍種必須將適當的備用兵力納入其計畫、態勢及構想，以防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優先要務發生誤失。

這項挑戰會隨時間不斷改變。由於威脅已經存



拒止防禦戰略亦代表協助臺灣自我防衛。圖為中華民國國軍於2019年漢光演習期間進行實彈射擊訓練。(Source: 青年日報)

在，海上軍種必須確保其具備於臺海區域遂行短期與長期前進拒止防禦之能力。此外，這也關乎作戰構想、科技及聯盟決策的不確定性。簡言之，美國不能將其未來投注在嚇阻或擊敗中共的單一方法。美國不容有任何單一致命弱點(Single Points of Failure)存在。美國需要有戰略備用兵力——實質協助進行拒止防禦的方法不能只有一種。

這代表美國國防部不應對精銳的或已驗證可行的技術孤注一擲。前者諸如DDG-1000級飛彈驅逐艦、近岸作戰艦(Littoral Combat Ship, LCS)及美陸軍未來戰鬥系統(Future Combat System)等，皆有計畫失敗的風險。惟若無法利用新技術與作戰構想，將使海上軍種有風險被不斷進步的

共軍所超越；共軍建設的不僅是龐大部隊，也是尖端部隊。

同樣地，海上軍種不應孤注一擲，將資源全數投注在共軍武器射程範圍外的長程兵力，或是僅投注於介入部隊(Stand-in Forces)。前者在戰爭發生時恐將不符期待，而若其破壞盟國對美國承諾的信心，則恐將面對盟國背離的風險；而後者則位處北京攻擊區內火力最密集之處，又將因處境過於危急而無法遂行攻擊。因此，美海軍與陸戰隊必須同時維持這兩種兵力，既要防止計畫與作戰失敗，也要帶給北京與共軍更大的軍事困難與戰略困境。

如此一來，其他所有問題似乎就顯得不甚重要

(核子嚇阻除外)。這包括美海軍在亞洲以外(包含歐洲與中東)等戰區的作戰行動與態勢，以及美海軍本身的能量與駐軍，而非作戰效能。基本的重點在於，海軍應備妥於臺海區域進行有效且政治上可信的拒止防禦，以及支持此戰略所需要的核子嚇阻力量。其餘一切任務皆應縮小規模、推遲、甚至在必要時予以取消。其中包括如前美國防部副部長沃克(Bob Work)在其令人信服的論點中所提到，有關象徵性或是以保證為導向的駐軍行動，與強固的鈍化層(反制兵力)無關。⁷

一切考量皆源自簡單的前提：美海軍及陸戰隊的主要目的，是以由美國人民付出的合理代價打贏國家最重要的戰爭——而不是維持海上通道的治安、宣揚國威(Show the Flag)或「促進或破壞國際貿易」。⁸ 目前為止對美國人民繁榮、自由及安全的最大威脅，就是中共主宰亞洲，並因此主導全球經濟。美海軍及陸戰隊應明瞭其首要責任在透過於第一島鏈遂行拒止防禦，以避免發生此種有害的後果，而與此目標無關的其他任務都必須退居二線。

目前美國海上軍種必須全心專注進行此項核心任務，如此才能充分利用美國人民分配給國防的龐大資源，而這也是美陸戰隊目前值得令人嘉許的做法。美國人民早已將其大部分財富用於國防，而且數目幾乎比所有盟國還多。因此，儘可能善用這筆經費，美國國防機構責無旁貸。

總而言之，這項議題需要挹注更多經費。雖然美國的盟友確實必須支出更多經費，但亦無法獨自與中共抗衡。簡而言之，美國必須花費更多資源才能與中共抗衡。唯有美國人民明瞭美海軍與

陸戰隊已極度專注遂行拒止戰略，才可能支持增加國防開支。

作者簡介

Elbridge Colby 為華府智庫馬拉松倡議 (Marathon Initiative) 負責人。曾任美國防部戰略與軍力發展副助理部長，於任內主導編寫 2018 年《美國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著有《拒止戰略》(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乙書。

Reprint from *Proceedings*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Laura Silver, Christine Huang, and Laura Clancy, “Negative Views of China Tied to Critical Views of Its Policies on Human Rights,” Pew Research Center, 29 June 2022.
2. Caitlin Campbell, “China Prime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1 December 2022.
3. “China’s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 Means Relying Less on Foreigners,” *The Economist*, 5 November 2020.
4. Mallory Shelbourne, “Davidson: China Could Try to Take Control of Taiwan in ‘Next Six Years,’” *USNI News*, 9 March 2021.
5. Thomas H. Shugart III, “Trends, Timelines, and Uncertainty: An Assessment of the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Indo-Pacific,”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17 March 2021.
6. Julia Mueller, “Blinken: China’s Plans to Annex Taiwan Moving ‘On a Much Faster Timeline,’” *The Hill*, 18 October 2022.
7. The Honorable Robert O. Work, “A Slavish Devotion to Forward Presence Has Nearly Broken the U.S. Navy,”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47, no. 12 (December 2021).
8. Nicholas Lambert, “What Is a Navy For?”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47, no. 4 (April 2021).